

黄翼与中国儿童心理辅导的开拓*

范庭卫

(苏州大学心理学系, 苏州 215123)

摘要 训育是民国时期学校工作职能的一个方面。但在工作中, 学生扰乱行为是训育关注的内容, 训话、惩罚是训育常用的方法。实际上心理卫生问题往往被作为道德品行问题来处理。黄翼关于儿童训导的研究, 是一项以现代心理辅导改革传统训育的开拓性研究。黄翼不仅在理论上总结了现代心理辅导的基本精神, 而且创办了旨在增进幼儿心理健康的培育院(1935~1937), 在实践上开创了中国儿童心理辅导。黄翼的开拓性研究, 为如何学习西方心理学、建立发展中国心理科学, 提供了经验和启示。

关键词 黄翼; 训育; 儿童心理辅导

分类号 B84-09

受西方心理卫生运动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初, 我国心理学工作者开始注意心理卫生问题, 倡导心理卫生运动。1932年, 国立中央大学心理学系开设心理卫生课, 发出“提倡这个运动的第一呼声”(吴南轩, 1933)。大夏大学心理学会于1935年9月创建问题儿童诊察所, 帮助适应困难的问题儿童, 推进儿童心理卫生工作。1936年,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在南京成立。1935至1937年间, 我国的心理卫生工作发展较快(杨鑫辉, 2000)。在这期间, 黄翼先生明确提出改造学校训育, 建立现代心理辅导, 并进行了实践探索。由于战乱和黄翼英年早逝, 相关研究没能继续。在中国心理学史的先期成果中, 对这一开拓性工作尚未加以充分研讨。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1 黄翼的生平与著述

黄翼(1903~1944), 字羽仪, 福建厦门人。中国现代心理学家, 专长儿童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朱智贤, 1988)。22岁到加利福尼亚, 就读于斯坦福大学。1927年, 在推孟(Terman)和迈尔斯(Miles)指导下获硕士学位。出于对儿童心理学的兴趣, 他进耶鲁大学攻读博士, 师从格赛尔(Arnold Gesell)学习儿童心理学。黄翼对格式塔心理学的理论和实验富有兴趣, 在考夫卡(Kurt Koffka)的指导下, 完成博士论文《儿童对奇异现象之解释》

(Huang, 1930), 取得博士学位。

1930年, 黄翼受国立浙江大学校长邵斐子的聘请, 成为当时浙江大学最年轻的教授。黄翼治学严谨, “矢志为开拓心理学研究领域奋斗终身”(贝时璋, 1984), 学术成果丰厚。主要著作有:《神仙故事与儿童心理》(黄翼, 1936), 《儿童绘画之心理》(黄翼, 1938), 《儿童心理学》(黄翼, 1942)。在《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刊物发表论文20多篇。1935年, 黄翼创办了旨在促进幼儿心理健康的培育院。

抗战爆发后, 浙大西迁。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黄翼坚持研究。发表的成果有“儿童的物理因果概念”(Huang, 1943)、“机械记忆中的组织、重复作用及学习意向的实验研究”(Huang, 1944)、“儿童对刺激客体形状和颜色的提取”(Huang, 1945)、“儿童‘现象’解释中的选择原则”(Huang, Yang & Yao, 1945)、“儿童泛灵论的实验分析”(Huang & Lee, 1945)。1944年10月, 黄翼不幸病歿于遵义。格赛尔在12月《科学》(SCIENCE)杂志上刊出讣告, 指出黄翼在读期间, 显示出敏锐的分析能力和学术头脑, 称赞黄翼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研究的顽强人格。格赛尔(Gesell, 1944)记述道: 有一封只有一页的信, 记述了轰炸的可怕状况, 但接着讨论起了格式塔学派所重视的知觉恒常性问题! 解放后, 为纪念黄翼先生,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在资料室辟“黄翼先生研究专室”, 制卡片柜陈列手稿, 并悬

收稿日期: 2008-06-25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BAA050010)、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06SJD880001)。

通讯作者: 范庭卫, E-mail: fantingwei@suda.edu.cn

挂先生遗像于墙上(刘静和,1984)。

在黄翼心理学研究中,儿童训导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是重要组成部分。沈有乾(1948)选编出版了有关文献,取名《儿童训导论丛》。《论丛》包含文献14篇,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已发表的论文,如《学校训育的改造》、《浙江大学教育学系培养院》;一部分是谈话记录,如《儿童训导》、《父母教育与儿童训导顾问机关》。此外,在《儿童心理学》中,黄翼辟“儿童的心理卫生”一章,论述了德育、训育、心理卫生和儿童训导,也是儿童训导研究的重要文献。从时间上看,儿童训导研究大致分两个阶段,理论研究以《学校训育的改造》发表为标志,实践研究以创办培育院为标志。

黄翼所论儿童训导,即西方现代儿童心理辅导。“训导”一词译自 guidance。Guidance 曾译为“指导”,其工作内涵局限于职业选择的帮助。30年代,受心理卫生运动的影响,心理问题的预防和矫治、心理健康的促进和维护成为实际工作内容。译为“训导”正是这种实际内容变化的反映。例如,张绳祖翻译的《中小学训导实施法》一书,原名为 Your Problems and Mine in the Guidance of Youth。其中, guidance 译为“训导”(Stableton, 1922/1934)。黄翼(1939b)在翻译介绍美国师范学院设置的心理学课程时,将 child guidance 译为儿童训导。

“训导”在20世纪30年代是流行语(王伦信,2002)。但是,黄翼所论的“训导”与当时教育部倡导的“训导”含义不同。1938年3月,教育部成立“训育研究委员会”,负责对大、中、小学校及社会教育的训育实际问题进行研究。自3月起,教育部发布《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导师制成为改造学校训育的手段。然而,教育部倡导的“训导”与现代心理辅导相去甚远。高觉敷(1938)对《纲要》第八条提出批评。该条规定,导师认为学生不堪训导时,可以请求校长准予退训,其受退训之学生,得就本校导师中自选一人受其训导,如再经退训时,即由学校除名。高觉敷认为这些一再受退训处分的儿童,是最需要辅导,最需要矫正。负责任的导师要了解问题行为的原因及其治疗方法。

2 儿童心理辅导的理论思考

训育是民国时期学校工作职能的一个方面(陈桂生,2004)。但在实际工作中,训育只是维护学校风纪。学生扰乱行为是训育关注的内容,训话、惩罚是训育常用的方法。黄翼认为,改造学校训育,必须

改变传统训育落后的指导思想,确立科学的观念。黄翼指出了传统学校训育错误的指导思想,阐发了现代心理辅导的基本精神。同时,对儿童心理辅导与德育、心理卫生的内涵进行了界定,为西方儿童心理辅导在中国的建立做了理论上的开拓。

2.1 儿童心理辅导的基本精神

1934年,黄翼发表《学校训育的改造》一文。它是一篇重要的研究报告。1933年4月,黄翼采用问卷方式,调查了杭州市小学和幼儿园的教师。调查两项内容:一是学校中最常发生的训育事件有哪些?二是教员对于这些事件的态度,通常应付的方法有哪些?发出问卷700多份,回收问卷26份。除了问卷调查,结合对儿童性行为、偷书、窃物、争吵这些训育事件处理的实例,剖析支配传统训育的错误观念,揭示现代西方心理辅导的基本精神,展现中国建立现代心理辅导的内在要求。

黄翼(1934)认为,改造训育,首先要认识和改变支配传统训育的陈旧观念。在训育对象上,传统训育认为有扰乱行为的学生需要训育。胆小、依赖、退缩的儿童因为他们不捣乱,所以不需要训育。其错误是忽视了需要心理辅导的儿童。在对待学生的过失行为上,传统训育缺乏心理卫生的视角。对于学生的过失行为,传统训育只从社会的标准去衡量,只考虑事件的客观性质。不考虑主观的心理的方面。而实际上,同样是偷窃,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动机。同样是注意不集中,也可能是有不同的原因。传统训育处置的方法,只是根据已成的事实,社会的标准,维持学校的纪律和教员的尊严,却不考虑这种处置,对于儿童的心理有什么关系,对于他的性格行为,对于这个儿童今后的发展有什么影响,体现的是“社会的”或“法律的”训育概念。传统训育用道德的眼光看待儿童的行为。儿童可能因好奇、好模仿产生过错,但传统训育将儿童的过错行为都看成是道德上的玷污,用“凶狠”、“顽劣”等名词来形容,体现的是“道德的”训育概念。传统训育认为,一个人清醒时的行为,是他自由意志的表现。不良的行为,是恶意的表现。而针对有意作恶的人,惩罚是最有效的方法。传统训育之所以经常使用惩罚,是因为有这种“意志自由”的假设。

改造训育,就是要建立科学的儿童心理辅导。“科学的儿童训导,是近代儿童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和犯罪心理学的产物,目的在应用科学的原理,积极地培养完美健全的性格品格”(黄翼,1934,p. 115)。现代心理辅导的基本精神与传统训育截然不同。对

于过失行为的看法,现代心理辅导注重的不是社会标准,而是行为的心理原因及在儿童性格发展上的意义,不是道德的,而是心理的、诊断的;应付的方法,不是着眼于过去的已成事实,而着眼在将来的发展,不是法律的,而是教育的。

2.2 儿童心理辅导的内涵与性质

抗战爆发后,浙江大学西迁。1942年,黄翼出版了《儿童心理学》。该书是在广西宜山蓝靛村,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撰写的。与一般的儿童心理学著作不同,书中辟“儿童的心理健康”一章。内容包括:“精神病和病态性格”、“儿童的日常行为问题”、“行为问题的心理”、“德育训育心理卫生和儿童训导”。黄翼从儿童训导和德育、心理卫生的区别联系中,明确儿童心理辅导的内涵。

黄翼(1942)认为,德育是培养道德心,是促进个体和社会协调的工作。心理卫生工作是促进心理健康,矫正心理问题的的工作。儿童心理辅导则是德育和心理卫生的结合。“儿童训导(Child Guidance)这个概念,包括道德教育和心理卫生两方面,是适合心理卫生原理的训练儿童方法”(p. 136)。

对儿童心理辅导概念的这种认识是和黄翼对儿童行为问题的看法联系在一起的。黄翼(1942)认为,儿童的行为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儿童有他的需求、欲望,要求得到满足。二是社会有种种传统的习俗、法律、道德要儿童遵守。这两方面的要求,时常发生冲突。冲突可分为两类:对外冲突和内心冲突。对外冲突是儿童的需求和别人的或社会的标准发生抵触。内心冲突是儿童的基本需求和自己的道德情感不能兼容。儿童必须在两难之中,寻找适当的行为。如果既能满足自己的需求,又能够适合社会的标准,便是“适应的”常态的行为。反之,则为“不适应的”或成问题的行为。这两类冲突,体现在行为上,就是“对外冲突的行为问题”和“内心冲突的行为问题”。儿童期的行为问题,大都由对外冲突引起。内心冲突大都出现在青年期,年龄较小的儿童比较少见。

儿童心理辅导与德育、心理卫生在目标、内容、方法上有区别。儿童心理辅导是区别于德育、心理卫生的专门活动。否认心理辅导与德育的区别,将两者混为一谈,不利于心理辅导的发展。将心理问题混淆为德育问题,用德育的方法处理心理问题更是有害的。但是,在涉及社会要求和个体需要,涉及心理健康方面,儿童心理辅导与两者又有联系。黄翼对儿童心理辅导内涵的定义,对我们认识心理辅

导与德育、心理卫生的联系有参考价值。

黄翼(1942)还指出了儿童心理辅导的学科性质。儿童心理学是关于儿童行为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纯粹科学”。较之儿童心理学,儿童心理辅导研究的是培育儿童的方法,是“技术学”,俗称“应用科学”(p. 1)。

3 儿童心理辅导的实践探索

3.1 实施构想

黄翼在研究国外儿童心理辅导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在中国实施儿童心理辅导的一系列构想。主要有:

第一,开设课程,培训人员。

黄翼设想在每个学校配备一名训导专员,“专管训育的计划,处置犯过的事件,研究指导有特殊问题的儿童”。专员的训练“至少应包含儿童心理和生理卫生的知识”,“能懂得社会学和伦理学的大意更好”(1948a, p. 63)。就当时的心理学课程设置,黄翼(1939b)主张适当减少《普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学分,充实《儿童心理学》、《儿童训导》等较为专业的科目。在浙大,黄翼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开设了《儿童心理学》、《儿童训导与心理卫生》、《儿童心理专题研究》等课程。

第二,建立辅导机构。

黄翼(1934)研究了在美国儿童辅导运动中诊治所(clinic)工作性质的变化。1896年,维特默(Witmer)在费城省立大学建立了第一个儿童行为诊治所(child clinic)。早期的诊治所,大部分是帮助医院及儿童法庭,研究较为严重的儿童行为问题。1922年,美国“全国心理卫生委员会”倡导心理卫生,诊治所的工作性质由过去的儿童行为问题矫正转为正常儿童的心理卫生维护,帮助父母和教师解决训导上的难题。黄翼(1948a)曾希望在中国建立儿童心理辅导机构。他设想“每市镇有一儿童诊察所,将寻常学校家庭不易应付的儿童送往诊察”(p. 63)。后来指出“顾问处”更为贴切。他说:“这种机关,在外国有的叫做‘儿童行为诊治所’,有的叫做‘儿童习惯诊治所’,有的叫做‘儿童训导诊治所。’因为‘诊治’两个字,太偏重病态方面,与本文教育的观点不合,所以改称为‘顾问处’”(黄翼, 1948c, p. 126)。

3.2 培育院与儿童心理辅导

1935年秋,黄翼在浙江大学教育学系创办培育院,聘请费景瑚担任培育院主任教师,主持研究工

作。培育院相当于西方的 Nursery School,为未到幼儿园年龄的儿童开设。创办培育院有多重考虑,如配合儿童心理学课程,在培育院可以对幼儿进行观察,便于教育系学生实习,便于开展研究等。实践儿童训导是培育院的一项重要工作,“吾人深信近年以心理卫生为基础之儿童训导原则为教导儿童之最正当途径。许多向来视为道德上品行上问题,根本实系心理卫生问题。……窃欲在培育院中试诸实际,此本院同人最勉力以之一端也(黄翼,1939a,p.77)。”

培育院收入的幼儿,年龄范围是两岁半至四岁半,五岁出院。辅导的目标是增进幼儿的心理健康,“浙大培育院,有一种希望,就是要对于儿童的心理健康,有一点切实的贡献”(黄翼,1948b,p.93),对于已经有点不良习惯的儿童,给予个别矫正。对于常态健康的儿童,对其心理健康也有增进。

培育院心理辅导的任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良好生活习惯的培养,“吃、睡、排泄、游戏、及与他人之关系,须有适当之态度习惯”;(2)情绪和意志行动的调节,“情绪意欲之发动,须有常态之宣泄与抑制”;(3)不良行为的矫正,“不良行为之发生,须从早加以研究与矫正”。培育院中矫治的幼儿问题主要有:(1)不肯离开家人;(2)规定生活不合作;(3)哭吵要挟;(4)退缩性格;(5)顽皮行为(黄翼,1939a,p.81)。

培育院心理辅导分三个步骤(黄翼,1948b)。第一步的工作是调查每个儿童心理健康的现状。一面院中观察,一面向家长访问,做个案记录。为对幼儿做深入的了解,培育院设计了各种表格。包括:儿童履历、报名时记录、身体检查、智力测验、在家状况、在院状况、性情评估表、儿童在院行为问题记录、每日记录、家族状况、住所状况、摘要(黄翼,1935)。第二步是个别研究其原因及处置的方法。分析判断原因,决定矫正的方法。第三步是实行矫正。矫正是在院中进行,有些问题(例如遗尿),需要和家庭合作进行矫正。例如,对A儿的训导(费景珊,1935):

一、所发生的问题:A儿每天由母亲陪伴来培育院。在两星期中,每玩一次,就要去找妈妈,找不着,就要哭。

二、个别研究:A儿的实足年龄为三岁六个月。家中有比他小一岁两个月的弟弟。母亲偏爱A儿,自己照看A儿,弟弟由保姆照管。平日在家中,无论睡眠还是外出,母亲总把他带在身边。母亲有事

外出,没有带他走,A儿发觉后,会一直哭到她回来。平时,A儿好哭,常常以哭要挟。例如,抢小弟的玩具,抢不到就哭,哭了玩具就给他,还要母亲亲加抚慰。

三、训导过程:

请求A儿母亲与老师合作,矫正他离不开人的习惯。在A儿来院的第17天,由女佣送来培育院,并对A儿说明要回去做饭,到放学时再来接他。A儿大哭,要同去。教师在他不知不觉中陪伴他玩,看图片,带他和其他小朋友玩。A儿时哭时停,哭了四次。第一次哭了三十分钟,最后一次哭了一分钟。

第十八天,他看到送来的人回去,又是大哭。但是,他哭着却伸头去看教师手里拿着在看的画报,哭了十五分钟,停止了。老师诱导他玩,不论一个人还是和别的小朋友一起玩,都玩得很放心,很自由,不象以前那样提心吊胆,心挂两头了。

第十九天,看到送他来院的人回去,他还要哭,但只哭了四分钟。

到了第二十天,他对送来的人说,“你回去烧饭,饭烧好来接我去吃噢!”

A儿从这天起,进院后不再哭了,他能自然地加入小朋友的队伍,和他们一起玩。

四、结果:A儿离不开母亲的习惯,只过了三天,已解决。第四天,只要按时接送就可以。对于加入团体活动,也没有困难。后来,据他母亲讲,她外出时,A儿不象以前那样要跟着她走,而且到了星期天不上培育院,他就表示失望的样子。

1937年杭州频遭日机轰炸,培育院不得不停办。培育院因战乱只存在了两年,之后未能重办。培育院的创办是改造传统训育,在中国建立现代儿童心理辅导的尝试。它的创办是标志着中国儿童心理辅导的正式产生。

4 余论

从1934年发表《学校训育的改造》到1935~1937年创办培育院,黄翼从理论到实践,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将西方儿童心理辅导引入中国的研究。这一开拓性的研究,因战乱和黄翼英年早逝,成为一项未竟的憾事,令人痛惜,“予尝怂恿其著一完善之儿童训导手册,以为一般家长与教师之南针。……惟系统的儿童训导手册尚未完成,而以病殁于遵义闻矣”(沈有乾,1948)。

20世纪30年代黄翼所开展的儿童心理辅导的

研究,无疑反映了西方心理卫生运动在中国的影响。从纵向看,伴随着西方科学心理学的导入,中国现代心理辅导的萌发有其自身发展的脉络。以民国时期 Guidance 一词内涵的变化来看,中国现代心理辅导的萌发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是职业指导阶段。20世纪10年代,开始译介西方职业指导的理论与实践,开展职业指导。指导一词的含义仅限于职业指导。

第二是人生指导阶段。从20年代开始,青年人生问题引起教育家们关注,舒新城就学生问题在东南大学附中作过调查。廖世承(1924)根据该调查,把学生问题分成家庭、经济、身体、交友、学业、行为、性情及思想七类。1923年,当时有志研究“中等学生问题”的学校,一致通过一个议案,决定发行一种指导青年的周刊。同年,上海的《申报》专辟“教育与人生”周刊,为青年学生提供指导(廖世承,1923)。杨贤江(1925)提出训育要确立“指导全人生”的观念,要担当起指导青年解决学习、恋爱、交友、闲暇、健康、择业问题的职责。这个阶段,指导不只限于职业问题,还扩展到人生问题。

第三是心理辅导产生阶段。从30年代开始,Guidance 译为“训导”,它的内涵已开始演变为心理健康的促进和行为问题的矫治。黄翼儿童训导研究是这个阶段的代表。黄翼以及其他学者对儿童心理卫生的研究,促进了我国教育学科的发展,丰富了教育心理学的内容。1941年7月,教育部修正公布师范学校教育心理学课程标准。大纲中列“心理卫生”,内容包括:(一)生理卫生与心理卫生;(二)心理卫生之方法;(三)心理卫生与训导问题;(四)问题儿童(师范学校课程标准,1944)。按课程标准编写的教育心理学教材,包含“儿童训导”内容,不少教材引用黄翼的观点。如陈选善(1948)编著的《教育心理学》列“儿童训导”一节,并指出,“黄翼对于现代儿童训导观念的特点讨论得非常透彻”。

但是,这一内涵的使用只是在有限的范围之内。施丹白登(Stableton)《中小学训导实施法》一书,在翻译出版之前,郑晓沧先生在东南大学将其作为“训育问题”班的讲义。西方的心理辅导,只是作为训育所缺乏,改造训育所需的内容。在归属上,有关的教育活动仍旧归属于训育工作,还没有把它作为独立的专门的教育活动。有关探讨基本限于大学研究活动,对象限于儿童,发表成果限于专业刊物。在语词使用上没有脱离“训导”一词。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国民党直接控制训育。在实际的训育工作中,

专门的心理辅导并没有得到开展。

中国儿童心理辅导的广泛开展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台湾的儿童心理辅导兴起于50年代,香港特别行政区兴起于6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陆的儿童心理辅导,正式开展是20世纪80年代(姚本先,2003)。进入21世纪,中国的心理科学出现空前的繁荣。从西方心理科学导入至今,已近百年的历程。前辈心理学家所做的种种努力,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给后人以经验和启示。

忠于学术的科学态度和方法是黄翼在心理学研究上一个最大特点(朱智贤,林崇德,1988)。作为格赛尔的弟子,黄翼没有接受成熟论;考夫卡是他的论文导师,黄翼没有全部接受格式塔观点;在广泛推崇皮亚杰研究结果时,黄翼通过实验,提出了与皮亚杰不同的观点。黄翼深谙西方儿童心理辅导的理论与实践,但没有简单照搬。他在问卷调查、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洞察传统训育弊端背后的基本观念,将现代西方心理辅导的基本精神与之比较,揭示在中国建立现代心理辅导的内在要求。

学习、介绍西方的科学理论,较之实践要容易。黄翼创办培育院,就是不满足于理论讲授,要将理论付诸于实际,“穷年讲习其说,深愧纸上谈兵”(黄翼,1939a, p. 77)。实践中会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更是对实践者的考验。黄翼认为,不应等到什么条件都具备了,才去努力。实践中还要面对各种非议,“谬加赞许者固多,而严加评斥者亦不乏其人”(p. 83)。“那些怀疑的理由,大都是说兄弟的见解办不到,或是认为原则上根本办不通,或是说在现状之下,事实上办不到”(黄翼,1948a, p. 52)。面对质疑,黄翼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教员在可能的范围内,可以使训育符合教育学、心理学的原则。黄翼坚信儿童心理辅导的科学性,“至原则上根本说做不到,那兄弟只有否认,兄弟的话,并不是高超,也不是个人的主观,乃是近代心理学学理与训导实施经验的结晶”(p. 53)。今天,心理辅导已被广泛应用,前辈心理学家的设想已成为现实。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黄翼儿童训导理论与实践的开拓,无疑是科学心理学在中国发生发展史上的重要内容,其历史意义和相应的经验教训尚待学界进一步研究。

参 考 文 献

- Bei, S. Z. (1984). Commemorate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death of Huang Yi. In Huang, W. Z. (Ed.), *Child Guidance Studies: Commemorative Corpus of Huang Yi* (pp. 4-7). Hong Kong:

- Hong Kong Yu Yi Book Office.
- [贝时璋. (1984). 纪念黄翼先生逝世四十周年. 见 黄文宗(编), 儿童训导论丛——黄翼羽仪先生纪念文集(pp.4-7). 香港:香港羽仪书屋.]
- Chen, G. S. (2004). On Zucht; a summary of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moral education practice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Journal of Hangzhou Teachers College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5, 7-13
- [陈桂生. (2004). 训育辨析:兼论我国 20 世纪上半期实施德育的历史经验.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5, 7-13.]
- Chen, X. S. (1948). *Educational psychology* (p.125).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 [陈适善. (1948). 教育心理学(p.125). 上海:商务印书馆.]
- Curriculum standard of normal school* (1944, pp.155-156). Nanjing: Zheng Zhong Book Office.
- [师范学校课程标准(1944, pp.155-156). 南京:正中书局.]
- Fei, J. H. (1935). On problems of children entering a nursery school and ways of handling. *Jiao Shi Zhi You*, 1 (5), 691-692.
- [费景翔. (1935). 幼儿入学所发生的问题和处置的方法. 教师之友, 1 (5), 691-692.]
- Gao, J. F. (1938). On tutor system and problem behavior. *Jiao Yu Za Zhi*, 28 (11), 11-14.
- [高觉敷. (1938). 导师制与问题行为的研究. 教育杂志 28 (11), 11-14.]
- Gesell, A. (1944). I. Huang. *Science*, 100, 512-513.
- Huang, I. (1930). Children's explanations of strange phenomena. *Psychologische Forschung*, 14, 63-182.
- Huang, I. (1943). Children's conception of physical causality: a critical summary.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63, 71-121.
- Huang, I. (1944). Experimental studies on the role of repetition, organization, and the intention to learn in rote memory.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31, 213-217.
- Huang, I. (1945). Abstraction of form and color in children as a function of the stimulus objects.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66, 59-62.
- Huang, I., & Lee, W. (1945).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child animism.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66, 69-74.
- Huang, I., Yang, H. C., & Yao, F. Y. (1945). Principles of selection in children's "Phenomenistic" explanations.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66, 63-68.
- Huang, Y. (1934). Discipline reformation in high school. *Zhong Hua Jiao Yu Jie*, 21 (7), 115-127.
- [黄翼. (1934). 学校训育的改造. 中华教育界, 21 (7), 115-127.]
- Huang, Y. (1935). On case study in child mental health. *Jiao Yu Za Zhi*, 25 (12), 39-47.
- [黄翼. (1935). 幼儿心理健康个案研究法. 教育杂志, 25 (12), 39-47.]
- Huang, Y. (1936). *Fairy tale and child psychology*.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 [黄翼. (1936). 神仙故事与儿童心理. 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
- Huang, Y. (1938). *The psychology of children's drawings*.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 [黄翼. (1938). 儿童绘画之心理. 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
- Huang, Y. (1939a). Nursery school of education department in Zhejiang University. *Jiao Yu Za Zhi*, 29 (4), 77-84.
- [黄翼. (1939a). 浙江大学教育学系培育院. 教育杂志, 29 (4), 77-84.]
- Huang Y. (1939b). Psychology courses of education department in teachers college. *Jiao Yu Za Zhi*, 29 (4), 11-13.
- [黄翼. (1939b). 师范学院教育系之心理学课程. 教育杂志, 29 (4), 11-13.]
- Huang, Y. (1942). *Child psychology*. Nanjing: Zheng Zhong Book Office.
- [黄翼. (1942). 儿童心理学. 南京:正中书局.]
- Huang, Y. (1948a). Child Guidance. In Huang, Y. *Child guidance studies* (pp.52-63).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 [黄翼. (1948a). 儿童训导. 见 黄翼, 儿童训导论丛(pp.52-63). 上海:商务印书馆.]
- Huang, Y. (1948b). Improving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In Huang, Y. *Child guidance studies* (pp.90-94).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 [黄翼. (1948b). 增进幼儿的心理健康. 见 黄翼, 儿童训导论丛(pp.90-94). 上海:商务印书馆.]
- Huang, Y. (1948c). Parental education and child clinic. In Huang, Y. *Child guidance studies* (pp.124-131).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 [黄翼. (1948c). 父母教育与儿童训导顾问机关. 见 黄翼, 儿童训导论丛(pp.124-131). 上海:商务印书馆.]
- Liao, S. C. (1923-10-15). Be friends of the youth. *Shen Bao*, p1, 4.
- [廖世承. (1923-10-15). 做青年之友. 申报, p1, 4.]
- Liao, S. C. (1924). *High school education* (pp.133-135).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 [廖世承. (1924). 中学教育(pp.133-135). 上海:商务印书馆.]
- Liu, J. H. (1984). Commemorate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death of Huang Yi. In Huang, W. Z. (Ed.), *Child guidance studies: commemorative corpus of Huang Yi* (pp.10-13). Hong Kong: Hong Kong Yu Yi Book Office.
- [刘静和. (1984). 纪念黄翼先生逝世四十周年. 见 黄文宗(编), 儿童训导论丛——黄翼羽仪先生纪念文集(pp.10-13). 香港:香港羽仪书屋.]
- Shen, Y. Q. (1948). Preface. In Huang, Y. *Child guidance studies* (p.1).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 [沈有乾. (1948). 序. 见 黄翼, 儿童训导论丛(p.1). 上海:商务印书馆.]
- Stableton, J. K. (1934). *Your problems and mine in the guidance of youth* (Zhang, S. Z. trans.).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2)
- [施丹白登. (1934). 中小学训导实施法(张绳祖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
- Wang, L. X. (2002). *A study of the high school education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155).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王伦信. (2002). 清末民国时期中学教育研究(p.155).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Wu, N. X. (1933).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mental hygiene movement. *Pang Guan Xun Kan*, 16 (4).
- [吴南轩. (1933). 心理卫生运动底起源和发展. 旁观旬刊, 16 (4).]
- Yang, X. H. (Series Ed.), Yang, X. H., & Zhao, L. R. (Vol. Eds). (2000). *General history of psychology: Vol. 2.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contemporary psychology* (p.191-192). Jinan: Shandong Education Press.
- [杨鑫辉(总编). 杨鑫辉,赵莉如(主编). (2000). 心理学通史第二卷: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p.191-192).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 Yang, X. J. (1925). Research on discipline of high school. *Jiao Yu Za Zhi*, 17 (8).
- [杨贤江. (1925). 中学训育问题的研究. 教育杂志, 17 (8).]
- Yao, B. X. (2003). *Child guidance* (p.51). Hefei: The Anhui University Press.
- [姚本先. (2003). 儿童心理辅导(p.51).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 Zhu, Z. X. (Ed). (1988).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 (p.275). Beij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朱智贤(主编). (1988). 心理学大词典(p.275).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Zhu, Z. X., & Lin, C. D. (1988). *Child Psychology* (p.551). Beij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朱智贤,林崇德. (1988). 儿童心理学(p.551).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Huang Yi and His Pioneering Research on Child Guidance

FAN Ting-Wei

(Psychology Department,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Abstract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discipline, named *Xun Yu* (训育) in Chines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together with teaching and administration in high school education. In practical work, what *Xun Yu* was mainly concerned with were students' disturbing behaviors, and the main methods to enforce *Xun Yu* were criticism and punishment. As a result, mental health problems were simply treated as disciplinary problems and handled in the same way.

Having noticed the problem above, Huang Yi (1903 ~ 1944), a professor of Psychology in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Zhejiang, who earned his Ph. D. in Psychology from Yale University, supervised by Arnold Gesell, decided to transform *Xun Yu*. His research includes two aspects.

In theoretical research, by conducting questionnaires and case studies, Huang Yi pointed out the wrong guiding ideas behind the traditional *Xun Yu* methods. For example, some people argued that *Xun Yu* should focus on the students' disturbing behaviors, and students, who were shy, dependent or introverted, did not need *Xun Yu*, because they were quiet and would not make trouble. The students' disturbing behaviors were normally asses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ocial standards with little consideration of their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Different from that, Huang Yi contended that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their character development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rather than the social standards when dealing with children's disturbing behaviors. As far as children's behaviors are concerned, their future development should be given more attention instead of past behaviors.

Huang Yi defined the concept of child guidance and its scientific nature, arguing that child guidance includes moral education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 and emphasizing that right child guidance methods should also take mental health principles into consideration. Huang Yi looked at child guidance as an applied science.

In practice, Huang Yi established an experimental nursery school in Hangzhou (1935-1937), with an aim to improve the mental health of children aged from 2.5 ~ 4.5. In his nursery school, children who had developed maladjusted behaviors were given individually tailored treatment. And for the rest of normal children, their mental health was also given much attention. Huang Yi's establishment of a nursery school put child guidance into practice for the first time in China.

Huang Yi's pioneering research on child guidance has shed light o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China.

Key words Huang Yi; *Xun Yu*; child guidance